

文化人生丛书

寻书偶存

姜德明 著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寻书偶存

姜德明 著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书偶存/姜德明著. —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 9

(文化人生丛书)

ISBN 978-7-5651-0231-8/I · 50

I. ①寻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1096 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寻书偶存 |
| 作 者 | 姜德明 |
| 责任编辑 | 王欲祥 |
| 出版发行 |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|
| 地 址 |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 |
| 电 话 | 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
83598297(邮购部) |
| 网 址 | http://press.njnu.edu.cn |
| 电子信箱 | nspzbb@njnu.edu.cn |
| 印 刷 |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|
| 开 本 | 787×960 1/16 |
| 印 张 | 15.25 |
| 字 数 | 127 千 |
| 版 次 |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651-0231-8/I · 50 |
| 定 价 | 35.00 元 |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小 序

本书取名“寻书偶存”，文章不外怀人记事和检书拾梦之类。

回想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即喜欢新文学，当年在旧书摊前兴致勃勃地搜访旧本的情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我感谢时代，也感谢命运，让我有机会从事了我感兴趣的职业，编了三十多年的文艺副刊。在工作中，我深感亦曾获益于在旧书摊前的留连忘返。我想如果没有这些旧存，生活不是显得过于单调乏味了吗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总觉得割断历史的做法未必妥当。因此偶有所作，仍不脱旧时情趣，可谓没有什么长进。是为序。

作 者

2010年8月北京

目
录

小序/001

夏衍谈画记/001

三见井上靖/009

送别卞先生/017

前辈舒群/022

听舒群谈萧红/029

怀吴祖光/034

一对患难夫妻/037

钟敬文寄情西湖/041

悼念黄秋耘/044

诗人陈梦家/047

赵萝蕤教授/054

一片童心张允和/060

清华文学社丛书/064

韦素园/068

王冶秋与台静农/073

荪荃的诗集/076

丁玲的《一年》/079

赵紫宸的《系狱记》/082

叶圣陶与《下关血案》/085

《郭沫若归国秘记》/088

关于殷尘/091

殷尘补记/095

四大家诗词集/098

罗洪编《点滴集》/101

恽铁樵/103

半农买书/107

半农藏书题跋/110

朱自清与《伦敦竹枝词》/115

杨大瓢的书/118

日本印王国维墨迹/121

余家菊的《回忆录》/123

杨度的《国会与旗人》/125

李涵秋/128

“五卅”大鼓词/132

俞平伯题《怀珊集》/134

万板楼主王青芳/137

王瑶卿《古璫轩说玉》/140

《海上奇书》/146

《我们的七月》和《我们的六月》/150

《弦上》琐记/154

《骆驼》和《骆驼草》/157

《文艺春秋》杂话/161

神州国光版《读书与出版》/164

李长之与《文学评论》/166

李长之的书评/168

胡考与《旁观者》/173

《文学青年》和《青年习作》/176

战时联合旬刊/178

成都的《战旗》/181

稀见的《五月》/183

- 韩侍桁与《文风》/185
- 精巧的《中艺》/187
- 郭沫若与《中原》/189
- 《新艺》月刊/192
- 《文艺世纪》季刊/194
- 《黎明的喜剧》/196
- 美的《青鸟》/200
- 两本“休刊号”/202
- 《文艺大众》/205
- 《创作》/207
- 周煦良和《新语》/209
- 寂寞的《乡土》/212
- 列入黑名单的《文艺青年》/214
- 孙陵与《文艺工作》/217
- 《看大局》/219
- 张骏祥与《水准》/222
- 《路和碑》/225
- 《火烧的城》/227
- 《起点》/229

今夏苦热，我赶上个阴天去走访六部口。

一进夏衍同志的居室，见到老人身着一件淡青色的毛衣，正在看一本近日颇有争议的书。夏公早已足不出户，更不去书店，可是在他的书架上发现许多书店里也未必能买得到的新书。如广东作家胡希明的一本集子，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；还有一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研究晚年高尔基的书，也是预想不及的。夏公说，这些书都是朋友们寄来的，也有陌生朋友的相赠。

这天，我也携来一本大书，是请夏公给我签名留念的。这是去年由浙江省博物馆编成、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夏衍珍藏书画选集》。前两年夏公华诞前夕，他把多年来收藏的近百件珍贵书画无偿地捐

赠给家乡的博物馆，“以示对故乡人民的反哺之情和爱国之心”（见浙江省博物馆序）。这部藏画集的出版，也许是代表家乡人回报老人的一片心意，并把藏画公诸于众，以飨读者。画集为精装本，启功先生题签，共收作品四十三幅，自然是捐赠作品中的一部分，主要是“扬州八怪”和齐白石的作品。难得的是扬州八家的作品俱备，是从三十几件藏品中选出来的，而齐白石的作品，画集收了十余件之多。其余为吴昌硕、陈师曾、黄宾虹、张大千之作。夏公的收藏是有范围的，并非一味嗜古，也不以数量取胜，只收自己所爱画家的精品。他于此道有些痴迷，更多的时候是冷静和清醒，没有旧时藏家的某些陋习。

很多人看过他的藏品。六十年代初，曹靖华先生出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《花》，书名的“花”字，便是从夏公藏的郑板桥的墨迹中取来。画家叶浅予也到夏公家看过画。有一次，叶先生和夏公在王府井和平画店看一幅郑板桥的画，夏公以为那幅画的底子不好，叶先生抢着说，你不要我可要买了，结果归叶所有。1958年，在北京展览馆举办过一次齐白石画展，我见到有借自夏公的好几件精品，上面标有藏家的姓名。还有几件是老舍、艾青先生收藏的，作家中喜爱齐白石画的人还是不少。

夏公取出墨水笔，为我带来的画集签了名，署了年月日。真是好极了。字体苍劲有力，恰如腕底生风，谁能相信这雄健潇洒的字会出自一位九十二高龄人之手。我问夏公，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搜集书画的，抗战期间呢，还是解放战争期间？

“当然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了，战争期间怎么会想到收藏书画？抗战胜利后也没有条件，流动性很大，到处躲避特务的盯梢，何况那时想买画也没有钱呀。”

我想，夏公的画一定是在上海买的多。解放初期社会变革巨大，流散到市场上的古玩字画很多，不值钱。

“不，我收藏的第一张画，还是在北京买的。我那时常到北京来开会，顺便就到琉璃厂去逛逛。有时是北京的朋友陪我去。吴祖光认识齐白石，我开始收藏的第一张画就是齐白石的。”

我问夏公，为什么在上海不买画呢，上海的文物商店不是很多吗？是不是平时工作太忙，抽不出时间去访画？

“那倒不一定。上海文物商店的字画确实不少，收藏家也多，但是南北两地还是有点区别的，所谓京派和海派的遗风吧。好像上海收藏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黄宾虹画的人更多些，收藏北方画家的人就少，包括

齐白石的作品。”

我问他，何以喜欢齐白石的作品？

“我喜欢齐白石的画有创造精神。他的画充满了活力和生活气息，不古板，也没有一点匠气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你把他的画跟别的画家一比，就是不一般！”

夏公结识了白石老人之后，接触渐多，特别是调来文化部工作，主管电影戏剧外，有时又兼管文物和美术工作，从齐白石手中得画方便多了。有的得自画家的当场泼墨，画件上还写着“夏衍老弟”的题款，甚是亲切。但是，每一幅画都付了钱。作为收藏家，夏公十分尊重画家的劳动，更不想以职务之便向画家索画。那是存心剥削画家的劳动，说得严重些是特权思想在作怪。

我想知道夏公何以喜欢“扬州八怪”的作品，不知还记得收藏的第一张“八怪”的作品是哪一家。

“齐白石与扬州八家的画有相通的地方，都富有创新的格调，我是调到北京以后，才开始收藏扬州八家的作品。那时除了工资以外，我还有稿费收入，差不多全用来买画了。我买的第一幅八家的作品是郑板桥的兰竹，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挂在我东城房间里的那一幅，现在已经收入这本藏画集了。”

“那么最后收藏的一幅是哪一家呢？”

“是八家之一的高翔的作品。”

“最难得的作品是谁的呢？”

“当然是高翔的作品了。因为八家之中，高翔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最少，一向稀见，所以价钱就贵了。我的一本高翔的书法册页，还是陈叔通先生送给我的。陈叔老也是杭州人，他知道我喜欢高翔的作品，便把他保存的册页送给了我。陈叔老才是真正的收藏家。”

我想，夏公在八家之中，也许最推崇高翔。

“不，我最喜欢的还是郑板桥。他的字好，画也好。还有他的诗，也值得一读。”

我随意翻到藏画集中金农书法的一页，想知道夏公对金农书法的看法。

“有人特别喜欢金农书法，齐白石也一度学过。我虽然收藏了金农的书法，但不一定很喜欢。”

我有点好奇地问夏公，他在收藏画件时有没有奇遇，或喜从天降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？

“怎么没有？那年在琉璃厂的小摊上，我只花了两三元钱，便买了清代画家闵贞的一幅小画，这个画家的篆刻也好，卖主以为是假画，我看是真的。后来行家看了也说是真的。但是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，我

也只碰上了这一次。”

我趁机请教，他是怎样来识别真假的。

“这就要凭眼力和经验了。当然，我也买过假画。恐怕从来没有买过假画的收藏家是不多的。因为作假画的古人、近人，他们笔下的功夫并不差，几可乱真呢！我上当较少的原因，还有两个有利的条件，一是我同画店的朋友熟悉了，他们干了一辈子，过手的真迹太多了，经验非常丰富，什么样的假画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。比如琉璃厂宝古斋的掌柜就是一位专家。我收藏的纳兰性德的书简，也是从他那儿买来的。现在我已经把这批信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了。再有我在文化部工作，与不少文物、书画鉴定家经常见面，我可以直接向他们请教，请他们帮助我欣赏、鉴定。”

我问夏公，有的鉴赏家是否陪他去选过画。回答是否定的。又问他叶浅予先生是否常陪他去买画，回答也是否定的，并说那次他们在和平画店是临时碰上的。他接着说：

“同我一起常跑画店的有两个人，一位是齐燕铭，一位是田家英。齐燕铭是才子，精通书法篆刻。田家英也是内行，喜欢收藏书画。”

说到篆刻，我看到夏公的藏画上盖有一方图章“仁和沈氏曾藏”，不知何人所刻，也不知是否还有什

么别的收藏印。

“我就这么一方收藏印，是齐燕铭同志给刻的。我说不上是真正的收藏家，只是爱好某些人的书画而已。我收藏这些东西，并没想过要留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，永远保存在我们沈家。所以我拟了个‘沈氏曾藏’的字样。从我一开始收藏书画时，我就想到这些艺术精品迟早要归国家来保管。近两年我也想过，把它们捐赠给谁好呢？最后决定，还是送给我的故乡吧。”

夏公的所有收藏，在“史无前例”的时期，当然全被“造反派”们席卷而去。夏公说，幸好是文化部的“造反派”来抄家，总算有个下落，没有完全丢失，至于街道的红卫兵来抄家，席卷而去的主要是橱子里放的工艺美术品，恐怕全部都毁了。

看了夏公的这些藏画，自然可以联想到收藏者的艺术趣味、文化修养和爱好，那么这同主人的创作风格到底有无联系呢？诸如简练、含蓄、清淡、深沉之类？我冒昧地提了出来，夏公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却说：

“我不喜欢工笔画，所以在我的收藏中几乎没有一张工笔画。当然，我并不反对工笔画，我跟工笔画大家于非闇也是朋友。这是个人爱好的问题。这也说

明我是偏爱文人画的。包括画家的人品，我很看重，对郑板桥即如此。”

我突然想到八大山人的作品，因问夏公是否收藏有朱耷的画。

“八大山人与扬州八家也有共通之处，但八大山人的画历史更早，很珍贵，价钱也更高，尽管我很喜欢却买不起，我没有他的画。”

夏公随手翻开我手中的那本画集，指着最后一面说：

“你看，我的这幅张大千的垂柳鸣蝉也不错呢！黄宾虹的这幅，还题了我的名款。为他举办祝寿会时，我去参加了……”

时间整整过去一个月了，我不记得那天是怎样结束这一次谈话的。说也奇怪，这天下午竟没有别的客人闯来，秘书林缦不在，夏公的女儿沈宁也不在。外间屋空空的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天还阴着，好一个安静的夏日午后。

该下点雨了……我走在路上这么想着。

（1992年7月）

三月的东京，街头的日本少女已经穿上短裙了。

繁华的街道两旁扎满了淡红色的纸花，也许是迎接就要到来的樱花节吧。

井上靖先生的家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，这是一座平常的门户，一个不大的院落。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井上靖夫人。她头发花白了，今天穿了怎样漂亮的一件衣裳呢？是和服吗，不像；是西式连衣裙吗，为什么又那么宽松肥大？

井上靖先生身着家居的和服，雪白的布袜，看上去舒适安详，恰是学人风度。井上先生是一位小说家，可是从满壁古籍的客厅来看，他更像是一位历史学家。墙角是书，门道两边也堆满了书。书架上有不少中国的典籍，还有我们出版不久的《辞海》，甚至